

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五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儀禮

元圻案閻氏曰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

三禮義宗

全云崇
愛恩作

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

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卽指

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

原注音荷
終亦云

朱文公從漢

書

藝文志

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

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

也逸禮中騫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

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毀廟見大戴記

禮記補經

禮之闕

全云草廬所稱儀禮逸經十八篇蓋本於此○元圻案經義考
引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

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亡失
嘉禮得七篇 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謂周禮也周禮
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
事儀三千 儀禮疏一儀禮一部之大名亦名曲禮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
二名也 宋書禮志一太興初議置周官禮記鄭氏博士太常荀崧上書曰
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証據宜置鄭儀禮博士 月令孟
春其祀戶祭先脾註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與祀戶
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
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
略于祭宗廟之儀又孟夏其祀竈祭先肺註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與東面
設主于竈陴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
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
孟秋其祀門祭先肝註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櫃乃制肝及肺心為俎
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孟冬其祀行祭先腎註祀
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轅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
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疏云皆中霤禮文又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
心註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禩穴是以名室為霤云祀中
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
之禮祀中霤以下亦當是中霤禮文疏不註者以木祀中霤不言可知也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對向作禮經曲禮而中霤以禮經為禮儀鄭元等皆
曰經禮即周禮曲禮即今儀禮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
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

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蒞事
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
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瓊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
分職之書而非專爲禮設也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
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嘗考之經禮同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
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
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
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
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
儀內則王漆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
宗廟宮室衣冠車旂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
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梁書儒林崔靈恩傳靈恩清河武城
人也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書錄解題作三十卷
蓋是書宋末猶存也晉書荀勗傳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太尉或之元孫也
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元吳氏澄纂儀禮逸經
八篇一按壹禮二奔喪禮三公冠禮四諸侯還廟禮五諸侯饋廟禮六中饋
禮七禘于太廟禮八王居明堂禮自識云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
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又纂儀禮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
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事義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
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周官不稱禮明是設官分職之書安得
謂之經禮師古注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據此則儀禮之
爲經禮明矣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
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爲
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怪孫子也
全云無所用者以其委曲細瑣諸節目耳非謂冠昏喪祭大綱也○元圻案
韓文公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
由考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
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
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
其間嗚呼盛哉觀此則於今無所用之言蓋文公之微辭耳鄭漁仲曰安得
善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 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古者
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
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
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異我耶廷中皆大笑
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

全云張忠甫淳永嘉諸儒之一

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

之此張忠甫儀禮議誤序文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

無傳焉原注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爲宣帝時河內女子墳老屋得佚禮恐非○案經典釋文叙錄曰古禮經五

十六篇蒼后蒼傳十七篇所佚天子巡狩禮王氏漢藝文志攷證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朝

貢禮聘禮注王居明堂禮月令禮注烝嘗禮射人注朝事儀親禮注見

于三禮註學禮見于賈誼書新書保傳篇古大明堂之禮

見于蔡邕論中郎集明堂月令論雖寂寥片言斷圭碎璧猶可

寶也問按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宏傳始知書亡於所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賈誼引

學禮本禮記保傳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元圻案漢書藝文志禮家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

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阮孝緒七錄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

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後漢書鄭元傳凡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儀禮之名始見於

此漢書劉歆傳移讓太常博士書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末孔安國獻之朱子語類魯共王

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
多舉古文作某則是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
十九篇不解竟無聞焉周禮天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
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
入尺純四咫與儀禮聘禮釋幣制註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月令
孟春迎春於東郊註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仲春祀高禘註幣以弓
韜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命國難註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仲夏
毋休于都註毋宿于國仲秋天子乃難註仲秋九門禳禮以發陳氣禦止疾
疫仲秋穿寶室註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燕將至毋罹其災又水始涸
註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
之不詰註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牧牛馬季冬命樂師大吹而罷註季冬
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設小人樂禮器曾子曰周禮其猶醢與註仲秋乃
命國醢以上鄭注所引皆王居明堂禮文周禮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
註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儀禮覲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註朝事儀曰天
子見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繼緒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
繁纓十有二就試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賈
誼新書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
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論矣帝入
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
治道得矣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廬日中
出南門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闕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闕視帝節節

案問氏古文尚書疏證第二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所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鄭康成註三禮曾引之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云云今將前註未及者附載於此春官司巫註中晉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秋官士師註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亦見大司馬有司表貉誓民註儀禮少牢饋食禮註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禮記奔喪篇註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天猶括髮卽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又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四庫全書總目二十儀禮議誤三卷末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久無傳本故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綴錄成編惟缺鄉射大射二篇隋書牛宏傳修立明堂議曰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故莫得而正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蒼戴

德戴聖也

全云康成所註是戴聖○元圻案禮記篇首正義曰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

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善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蕭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

為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釋文叙錄曰蕭奮授東海孟卿授同郡后蒼蒼授閭人通漢及梁戴德戴聖沛廣皆自注云孟卿孟喜父戴德字廷君號大敦信都太守聖字次君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大寺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類象之所生滕薛

名茵為類

原注諸古內反續漢輿服志備簪珥集韻有簪幘無茵字疏云卷幘之類○案玉篇亦有簪幘無茵字隸釋

武榮碑云關幘

元所案武榮碑君諱榮治魯詩經章君章句關幘傳講釋云關幘者未冠幘之稱後漢輿服志下古者

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類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秦後稍作顏題名之曰幘幘者蹟也頭首嚴蹟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星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

兄弟畢袵立

士冠禮

注袵同也古文袵為均疏云當讀如

左傳

傳五

均服振振

案今汲古閣註疏本脫當讀如左傳句近刻倣宋本亦無此九字

按後漢

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袵立

阮芸臺儀禮校勘記曰說文無袵字均之為袵猶立之為

袵皆俗字也

蓋袵字誤為袵釋文之忍反亦誤

集證惠氏九經古義袵元即漢

之衾元司馬彪與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衾元淮南子云尸祝衾衾高誘曰衾純服衾黑齋衣也篆書衾與衾相似古文作均故左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元故謂之衾元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元圻案均服振振漢書五行志引作衾服

士冠禮有醺用酒注以爲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

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元圻案士冠禮疏曰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

酒非周位故知先王法矣故鄭云若不醺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舊也云聖人者卽周公制此儀禮用舊俗則夏殷之禮是也儀禮篇首疏曰儀禮不言周者欲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醺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

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

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

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檀弓孔疏也朱文

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閻按石林葉夢得號

謂五十爲大夫去某

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娘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

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爲重

元圻案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疏殷

賀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朱子語錄曰古者初冠而字

便曰伯某父仲某父五十稱伯仲除下兩字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今看儀禮賈疏卻云既冠之時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到五十始稱

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取禮記看孔疏中正如前說疑孔疏是禮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石林葉氏曰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則固已稱仲伯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

上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肝季友之類是也至於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

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耳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

爲大夫也然孔子雖爲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諫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爲重歟案葉氏夢得有禮

記解今佚此說見於宋衛湜禮記集說中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文

案此引賈誼論語注疏之文

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

元圻案士冠禮始加

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

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
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
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醴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
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醴曰旨酒令芳遵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
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
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 宋陳善扈盤新語楚辭以吉日對辰良以
蕙散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

之名故三光靈曜

案惠氏古義曰三光靈曜當作考靈耀

亦日入三刻為昏

不盡為明按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

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

也

以上皆賈疏文詩方未明

正義云尙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

全云

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

原注蘇子美亦云三商而

眠商春而起 閏按淮南天文訓日至於淵隅是謂高春高春乃戌時似誤
認○元圻案士昏禮第二疏曰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

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昏於五禮屬嘉禮 蘇子美答韓持
國書曰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 夏竦
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良方正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
莊著文莊集三十六卷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

案今注疏本卿作鄉

尚德也黨正飲酒

尚齒也公是劉氏

全云劉敬原父

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

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饌坐于賓東

尚爵也

元圻案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疏鄭引孟子天下有達尊三者證卿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尊長尚齒也公是先生

弟子記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饌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鄉飲酒禮第四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阮氏校勘記曰卿大夫通解要義楊氏俱作鄉者非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陸氏釋文卿去京反王氏此條可以正今本作卿大夫飲酒之誤歐陽

公劉集賢墓誌曰公諱敬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舉慶歷六年進士官終集賢院學士葉石林曰原父以博學通經自許弟貢父次其集私諡曰公是先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

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崔駰

酒箴豐侯沈酒荷嬰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

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元圻案鄉射禮注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

疏曰燕禮君尊有豐注曰似豆卑而大彼承爵故言大此承爵不言大或曰耳蓋氏三禮圖說曰舊圖引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載村以爲戒張鎰引鄉射設豐注云豐制蓋象豆而卑燕注燕禮義同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其所備酒禍也豈獨於射事而以亡國之豐爲戒哉恐非也書錄解題三禮圖二十卷國子司業太常博士河南張崇義撰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二年奏之蓋用舊圖六本參定故題集註後漢書崔駰傳駰字季伯涿郡安平人博學有偉才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日文章顯和帝時貢達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此條所引崔李箴銘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二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雷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

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

原注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

以下其室為夏屋○元圻案燕禮設洗篚于阼東南當東雷疏曰云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雷明亦有西雷對士大夫言東榮兩下屋也宋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雷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雷大夫以下無東雷洗當東榮耳考工記殿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

師古註云爾

蕭望之以禮

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

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

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

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

原注見五代史馬縞傳

問按已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誤余曰聞渠有嚴親在奈何喋喋與人言喪禮豫凶事非禮也余對以此條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

微矣於經亦有微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
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
之案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張尙存見孟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
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
宮贊釋節曰雖百喙亦不能解矣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
奏今律疏有舅報甥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元
圻案漢書夏侯勝傳勝字長公東平人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善說禮服
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爲太傅以論語
禮服授皇太子加子厚裴雄崇豐二陵集禮後序云自開元制禮大臣諱
避去國鄧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
典缺焉唐書禮樂志五曰凶禮周禮五禮三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
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
則皆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五代史雜傳馬綯不知其
世家唐莊宗時權判太常卿綯言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
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
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命
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煥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塔
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同如此劉煦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
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較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
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綯始也通典禮四十九周制父在爲
母周屈也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爲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
年服巾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爲母

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垂拱初始編入格又禮五十二周制嫂叔不相爲服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平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嫂叔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元行沖父在爲母及舅姨嫂叔服議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畧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又云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繼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蓋議而不從也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

爲三百卷又王儉別鈔條目爲三十卷

閻按南史王儉傳作十三〇何

本三箋本亦作十三

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

撮禮論爲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

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
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
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
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
不存二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元圻

案何承天注見四卷十七頁南史王儉傳儉字仲寶何承天禮論三百卷
儉抄為八帙別抄條目為十三卷胡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諸禮無
遺漏者齊武帝五年開府儀同三司辛年三十八歲文惠梁書儒林傳北
子袞舍稽山陰人續何承天策禮論一百五十卷南史儒林傳文同
舊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晉王廣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
集禮一節令徽作序云云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三十卷唐文粹
八十一杜之松答王績書曰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
典略問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又王績答
舊曰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崇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
析但先人遺旨頗曾熟習謹因還使條申如左矣於揚方奉口處分贈王儉
禮論門庭所著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
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應大雅君子之視聽也

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績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祿正字
求為六合丞解去著書自號東臯子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
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素醇醪也 日知錄因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
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麓下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為國
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
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為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薨昭明太
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自注梁陳北齊
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

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

牢謂羊豕也原注唐牛羊日歷牛僧孺楊虞卿有太牢筆少牢日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何云大戴禮

天國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此則牛羊日歷所由名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傳記類牛羊日歷一卷唐

劉軻撰牛指僧孺羊謂虞卿漢公也是不孫甚矣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奇章公安之裔工屬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虞卿傳虞卿字師皋

宏農人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為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諸麗權倖倚為奸利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漢公虞卿之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為言者所詆

高抑崇

全云高憲敏公
閩龜山弟子

於鄉飲考儀禮不詳而朱文公

議之禮學不可不講也

閩按蘇氏談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
經嘗與祖父說濮議云修平生何嘗讀

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凡案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
杖期云云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濮議正從儀禮得
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期條內歐公云杖亦誤○元
圻案續通鑑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
帝必將追隆所生資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
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
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司馬光議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王珪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
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
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
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以為王珪議是劾
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
乃是高抑崇擬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
者也朱子文集八十四有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云一昨朝廷行鄉飲酒
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疎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
興禮之意云云蓋謂此也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

喪服篇冠六升
注文疏曰云

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交師師相傳言之是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今織

具曰箄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為

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原注衰三升其縷者縹布冠三升其細

者○元圻案爾雅釋詁下登成也登陞也邵氏正義曰陞當作升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

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

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問按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

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

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至衛孫文子聘魯乃又一義王氏引亦非集證

曰左傳襄七年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正義曰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及廟

門公揖入立於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鄭元云先賓升

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

後君一等按左傳正義已引君行一臣行二以證孫文子事○元圻案晏子

春秋內篇雜下晏子聘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之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

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晏子退見仲

尼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遊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舄故跪以下之朱子語類曰君行步潤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原注七書未見

○元圻案儀禮十三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註皮樹獸名今文皮樹爲繁豎經義考通禮一張氏鎰三禮圖唐志九卷佚舊唐書張鎰爲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詩禮相爲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

可以見少牢饋食禮

元圻案小雅賓之初筵篇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有燕射之禮箋將祭而射謂之大射正

義曰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卽與射於寢大雅行葦篇教弓既堅四銀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箋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正義曰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禮射燕射皆無擇士之義故知此射必大射也小雅楚茨篇以妥以侑傳安坐也侑勸也朱子集傳禮曰詔安尸蓋祭祀筵族人之子爲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

皇尸未賓也 呂氏讀詩記二十二引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賓侑尸又食告飽主人不言拜侑案鄭註實猶飽也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爲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

原注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

於戲乎○元圻案陳書宣帝紀十年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甲寅與駕幸婁湖臨誓乙卯

分遣大使以勸警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 王官伯南史作王官伯王汾
原曰左傳單子為王官伯 通鑑梁紀敬帝紹泰元年初魏太師泰以漢魏
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又陳紀文帝天嘉二年周王
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 北史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周大行臺左丞參
典機密子威字無畏隋尚書右僕射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
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
百姓嗟怨

士相見義

何云劉原父補

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

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

閭按士相見義劉敞補亡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取之○元圻案公是集載

公食大夫義士相見義二篇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

歸教於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

右師左師

元圻案上冠禮遂以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註鄉先生鄉中老人為鄉大夫致仕者疏此即鄉飲酒與鄉射禮先生及書

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士其實皆當有士也 書大傳略說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

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擾鋤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後漢書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注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白虎通辟廋篇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

庠爲鄉學有堂有室序爲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

分其堂去一以爲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

爲堂故深

元圻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註曰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

之序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序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疏曰云序無室可以深也者據立州序而言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者則此篇曰堂則山楹外是也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室堂相將有室必有堂言此者見庠則室堂俱有對榭則有堂無室也玉海一百六十一宮室門古者爲堂自半已前虛之爲堂半已後實之爲室

禮記

閭按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成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爲大經何以文反少曾徧問之人不

得實諸書末由著疑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卽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肯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楊賜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特較少於左傳耳爲之快絕附識於此○元圻案鄭叅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唐李元璣請合貢舉人習周禮等經疏曰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諳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殷侑請試三傳奏曰左傳卷軸文字比禮記多較一倍公羊穀梁比周易尚書多較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考大經中經能習一傳卽放冬集然明經爲傳者猶十不一二今明經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趨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禮記字少於左傳唐人已明言之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

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實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

二十卷舊史

魏徵傳

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

何云

諫錄王方慶所集

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爲篇第并更注解文

義粲然案元雅思忠魏鄭公諫續錄亦載此詔其詞同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

卷原注傳以卷為篇何云諫錄作二帙二十卷元行沖傳開元中魏光乘原注集賢注記

魏哲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

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

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方樸山云請列於禮則戴記廢矣此議原舛燕公駁之有見但

類禮不傳亦可惜耳魏孫炎始因舊書撻類相比有如鈔掇諸

儒其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

然之書畱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

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閒起馬仙增革

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案下文云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

未敢刊正註理際誤寧不斐勢魏氏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錢千匹

龔

原註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整比爲注○案魏氏采衆說之精簡二句非釋疑原文乃從新唐書元行沖傳

刪節

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

方樸山云此儀禮經傳之所以作也

此張說文

人不通經之過也

何云不妨兩行若以新廢舊惡乎可哉燕公未爲非

行沖謂章句

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

案釋疑原文章句之士堅持舊言特嫌知新欲仍舊實此從新唐書本傳

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

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

原註所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開按詩除韓毛外又有葉詩二十卷

宋葉遵注卽行沖所云葉遵也

○元圻案唐會要二十六貞觀十四年五月詔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陽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于秘府初徵以禮經遺

秦滅學載聖編之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說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賜物一千段張說駁行用魏徵類禮表云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

聖所編錄已何千年者爲經解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

先朝雖厚加賞賜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

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釋文叙錄曰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

爲八十八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又禮記孫炎注二十九卷字叔然樂安人魏秘書監徵不就葉遵注二十卷字長簡

燕人宋奉朝請 唐志作葉遵 唐書儒學傳下元澄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封常山縣公又藝文志禮類司馬仲周官寧朔新書八卷又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並王懋約注 書錄解題典故類魏鄭公諫錄五卷唐尚書吏部郎中瑯琊王絳撰絳字方慶以字行所錄魏公進諫奏對之語又名魏文貞公故事又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濟齊物撰初唐德宗時蘇冕撰四十卷武宗朝崔鉉續四十卷至是溥又採宣宗以降故事共成百卷又職官類集賢注記三卷唐集賢院學士京兆韋陟撰叙重院始末學士名氏及院中故事 朱子偶讀漫記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

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

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

於刪去 何云鄭注以若夫為讀 然則曲禮之所採摭非一書也 問

按

大戴禮記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之上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語精○元圻按鄭注若夫言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是謂我非夫 劉原父七經小傳案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畱若夫

不然則全脫一簡夫弗試以下十五字 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禮雜取諸書
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
言放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
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
坐如尸立如齋劉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
於刪去鄭氏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禮從宜使從俗
當又是一書

恒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元圻案後漢書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
尚書事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文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注
禮記曰夫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 曲禮正義曰老是尊稱稱老是已自尊
大非孝子與退之情子若自稱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

賜果於君前

其有核者懷其核

說苑

奉使

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

桃不削橘柚不剖漢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

拜

元圻案後漢書桓榮傳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習歐陽尚書車駕幸
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後榮入會庭中詔

賜奇果愛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曰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曰是愈
見敬厚

儼人必於其倫說苑奉使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

使文侯顧指左右日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儼

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儼之曰長大孰與寡

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

則不更其造何云魏之文若是子夏西河之化歟全云子夏若用

於魏其文豈勵爾哉○元圻案鄭注曰儼猶比也倫猶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將上堂聲必

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今曲禮闕二句將入門

二句禮記作將適舍求毋固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本於

曲禮元圻案漢書劉向傳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

所載賢妃貞婦與國聖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

八篇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

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

元圻

案唐書孝友傳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云云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擗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

無總于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

元圻

案正義曰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勳為君上所賜故得有獻呂氏大臨禮記解曰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即采地授之君公傳之先祖亦非已可擅與人者一說如邱成子分宅以居之類其曰獻者假人使如有之也此說則得之

張拱出曲禮注

原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

葉拱出書大傳

原注子夏葉拱而進又家

語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注兩手肅其心○元所案今本書大傳無葉拱語盧氏雅雨堂大傳補遺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見文選四十四盧氏文弼考異曰困學紀聞引大傳作子夏葉拱而進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為

剛臣以陳善閑邪爲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
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顧望之意是故
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辯之而理益明蓋因以
規諷云閏按王氏在經筵爲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值人口雪帝問有何故事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

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

末

案正義曰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

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

公乘馬而歸

昭公二十五年

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爲几

昭公

二十五年

已有騎之漸

閏按程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喜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狄之遠不暇駕車余嘗

戲題其端曰當時有姜女同行豈天立厥配亦善騎馬耶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註王行於大寢之中則奏肆夏詩爲節趨於朝廷之

上則奏采齊詩爲節行緩而趨疾故事之疾徐亦以二詩爲節也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旣可謂之趨則亦可謂之走何云燁謂來朝走馬或參西戎之俗○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載陸氏佃曰古稱黃帝以車戰也尤以騎戰又齊魯相遇以較爲凡則軍之有騎尙矣胡氏銓曰春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駉之漸此言駉知禮記出周末漢世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

卷射

開按今本作謝○隋志注梁有射慈射貞禮記音各一卷亡

氏撰

原注又音義隱七卷○元圻案唐書藝文志射慈小戴禮

記音二卷釋文序錄射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三傳禮記音一卷案齊三傳三字疑有誤前氏集證引之作齊王傳經義考引冊府元龜射慈字孝宗爲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五卷禮記音一卷又禮記隱唐志二十六卷按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隱義如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齊人以相殺計爲掉於臚筋之大者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侯之爲移也符長符謂甘露體象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攷隋志不載惟唐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卽是書也孔氏禮疏亦引之案王氏謂禮疏所引隱義卽經義考所據數條也據王氏似以此卽射氏之文竹垞以射氏書名音義隱而孔疏及釋文所引曰隱義故疑爲唐志禮記隱之說而脫去義字案隋志又有禮記音義隱七卷無名氏而王氏自注并及之則王氏亦不能必其爲射氏之文也禮器疏無引隱義之文王氏偶誤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

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

案此

蓋胡氏銓禮記傳之說見於衛湜禮記集說

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而反

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

也元圻案玉海三十九胡銓禮記傳十八卷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蕢

原注傳作屠蒯

二事見之

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

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

閻按康成謂撰定論語者仲弓

游夏等非檀弓○元圻案檀弓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今山陽有檀氏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釋文檀弓魯人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

安仗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仗四字

或謂廬陵劉美中

名才邵字美中

家古本禮記梁本其壞之

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

元圻案

欽定

劉尚書美中家藏禮記梁本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今案家語及高麗本皆有此五字應從之

羅大經鶴林玉露亦云爾

九疑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疑半在

蒼梧半在零陵

元圻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望祀虞舜於九疑注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

營道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師古曰文說是也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

檀弓

閔按言思為申祥妻之昆弟則子張與子游兒女姻家也○元圻案檀弓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鄭注元中曾參之子又子張病

召申祥而語之鄭注申祥子張子又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鄭注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

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

里蓋公羊家之說

元所案繁露爵國篇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

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云云春秋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若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父字不若子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附錄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露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與館閣書目謂繁露見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此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

為城也

王莽曰以下十一字闕本作小註今從何本○集證大雅嵩高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王制正義曰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為小國之

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墉也○元

圻案漢書王莽傳上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項氏家說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校郡爲屬城也

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

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

閻按皇氏云近者言不滿千里遠者言不啻千里熊氏則

以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此云長短用熊氏說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隋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皆南北長東西短也○元圻案王氏此條是周官大司徒賈疏文閻氏所引皇氏熊氏說是王制正義女周官賈疏從熊說禮記孔疏陳祥道禮記講義方慈禮記解陳澧集說鄭錫周禮解從皇說應鑄禮記纂義曰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外之消長大略可見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爲尺漢專用十寸爲尺

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七十二仁宗皇祐四年六月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書曰按周禮補法方尺闊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

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十寸八寸之別按周禮璧
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既以爲尺則
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
寸十寸尺明矣王穀璧曰蔡元定律呂新書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
丈十丈爲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

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左

傳

羣

啓蟄而郊

原注建寅之月

正義云太初

漢武帝三十七年改元太初

以後

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

不改

原注改啓爲驚蓋避景帝諱

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

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

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

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

見後漢書律歷志

而時訓通卦驗

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一書皆作於劉

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

問按三統歷以武王元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之

月與左氏啓蟄而郊月數同時訓解雖未必周公書而先雨水後驚蟄則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歷耳

是以朱子集

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

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

何云上休賦張揖注引月令云命榜人蓋周書月令之文○元

圻案通卦驗雨水來冰釋猛風至獺祭魚鴈鳴蟄出驚蟄雷候屬北春分明庶風至雷雨行桃始花日月同道月令正義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歷改之也案三統歷正月節立春雨水二月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三月中餘皆同熊朋來中案通卦驗及今歷唯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餘皆同經說視子經云驚蟄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注冒鼓以啓蟄之日曰孟春中氣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太元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下注云律夾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亦一行所改也觀太元卦氣舊說疑劉歆欲改而未能至後人始以其書改之元吳氏萊二十四氣論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歷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為驚蟄今歷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王氏此條與齊東野語辨證略同

大衍歷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

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歷乃依易

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

案見唐書歷志第十七上○原注李業興以來迄麟德歷凡七

家皆以雞始乳爲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爲次候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一行改從古義

集證曰元史歷志後魏李業興造正光歷北齊宋景業造天保歷後周甄鸞造天和歷隋張賓造開皇歷唐張胄造大業歷唐傅仁均造戊寅歷李淳風造麟德歷凡七家

漢上易卦圖說

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

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

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

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定故揚子雲

太元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

何云

訓下有脫字 又云今歷家謂某月無中氣者國家當有凶衰之應然則時訓未作以前將何如耶 全云中氣不至非謂歷本上無中氣也蓋失其氣耳何說謬○元圜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柄指兩辰之間 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是五日為候也三候即為氣自立春之日至清明六十日凡十二候即為節 漢上易卦氣圖說亦止於皆以時訓非此條有關文也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

曰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鴈北

原注月令注今

月令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鴈來誤以北為來○案正義曰今月令鴻皆為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為候也仲秋鴻鴈來呂氏

淮南曰候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

時訓

作化為蛤與淮南同呂覽無化字

小正曰九月遷鴻鴈呂氏淮南曰候

鴈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為句

原注賓爵老爵也棲宿人堂字之間有似

賓客故曰賓。○季冬鴈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

月原注正義謂節氣有早晚○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准南子陳振孫謂今本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即是高誘殆不可曉然隋唐

宋志皆許氏高氏二注並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注稱許慎李善文

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注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注之明

證後慎注散佚傳刻者誤以誘注題慎名也高誘後漢書無傳其淮南子注

自序云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建安十年乃得思先師之

訓爲之註解陳振孫曰盧君者植也則誘乃漢末人後漢許慎傳稱慎少博

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則許慎在高誘之前數十年使慎先有淮南子注誘

序何云親時人少爲淮南者思遂陵遲乎許慎傳祇言撰五經異義說文解

字傳於世或慎本無注而後人誤以誘注爲慎注歟然呂覽之爲高誘注古

無二說今呂覽注明以賓字連下讀而淮南注則又曰鴈以仲秋先至者爲

主後至者爲賓不應互異如此殊不可解月令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

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鶯鵲候歷北鄉夏小

正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

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遘鴈鴈先言遘而後言鴻

鴈何也見遘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

記鴻鴈之遘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遘者也宋傅氏松卿

注遘音遘案唐韻遘遘去也遘也欽定禮記義疏鴈非中國之鳥也

月令記鴈爲詳以生於陰而從陽非中國而知有中國故重之重之故詳

之十二月鴈北鄉則七月鴈南鄉可知鄉之未啓行也正月鴻鴈歸啓行未

至北也八月鴻鴈來啓行未至南也九月則若賓之至矣九月來賓則三月至其鄉可知而詳於南其所見也略於北其所不見也於南曰來曰來賓客之也以鴈固非中國之鳥也將亦號嘉賓高氏賓爵之訓不為無據而春秋孟仲皆言鴻鴈來則詞復不若來賓之義正楊升庵曰鴻鴈之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山晉之干寶宋人述之以為的論案呂覽季秋紀候鴈來高誘註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穉弱未能及之於是月來過周維也然則干寶之說本於高誘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

原注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凍也○案此夏小正戴氏傳文 淮

南曰魚上負冰

原注注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程易田曰淮南原注魚上無鯉字○高誘呂覽孟春紀注魚鯉鮒之

屬 也 鹽石新論

宋吳仁傑撰

謂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為闕然

時訓與月令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

災云復之日雉雊雞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氣

有早晚也

元圜案月令季冬正義鵲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雖雞乳者易

通卦驗云雉雖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楊升庵曰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菜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節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始蟄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鷦鷯鳴闔闔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同備錄於此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

易作穹天論

隋書經籍志梁天文錄三十卷祖暅撰

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穹

天論聳易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間

立穹天聳為河間相然則非易也

問按三國志虞翻傳聳第六子易第八子也○

元圜案月令正義曰凡說天地形狀之殊有六等一曰蓋天二曰渾天三曰宣夜四曰昕天斯讀曰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

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虞喜所論 宋書天文志晉成帝咸康中虞喜造安天論喜族祖河間太守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當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 太平御覽二虞喜安天論曰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說其存而宜夜之說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達也近見姚元道造听天論又觀族祖河間相立穹天論鄙意多嫌喜以為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 虞翻附注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聳字子文翻第八子吳尚書侍中晉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 唐虞華海潮賦序六曰穹天自注云虞聳作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元圜案衛氏禮記東說山陰陸氏何曰宿

離不貸蔡邕曰宿者日所在也離月所歷歷非一度處之詞也歷象以初為常而已其測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 鄭注離讀如僂偶之僂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宿偶富審候伺不得過差也唐邱光庭兼明書非之曰不顧經文妄為穿鑿諸儒亦無從鄭義者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易之離卦彖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今云宿離不貸宿即星辰離則日月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無別義居然可曉何為改離作僂若然者離卦亦可以變為麗卦乎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

案今本作土長國語註作春土

冒極陳根可拔

耕者急發正義云汜勝之書也

正義曰農書九家百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宰氏

十七董安國十六尹都尉十四趙氏五汜勝之十八王氏六蔡葵一篇此所引先師謂汜勝之書也汜音凡成帝時爲議郎教田三輔先置櫟以候土十長冒櫟則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唐中和節進農書按會要乃武

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呂溫進表云書凡十二

案呂溫集作二十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

八十事

閻按汜勝之漢成帝時爲議郎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書十八篇○元圻案閻注是漢書藝文志文唐會要二十九貞

元五年正月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宴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同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諸令玉海食貨門引會要請令上有李泌二字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六年二月百官以中和節宴于曲江亭上賦詩以錫其年以中和節始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唐書呂溫傳載代百寮進農書表云伏準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與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云云案會要於貞元五年正月書勅百寮於二月一日進農書又於六年二月書於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似是兩事而呂溫表則似一事蓋武后所撰本業記本刪定農家諸書而成意者貞元五年所進農書是汜勝之等所作六年所

進則兆人本業記故會要書曰始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歟然則
書雖兩書而勅農之意則一也故呂溫表曰宏我政本實惟農書 呂溫河
中人字和叔一字化光渭之子從陸贄治春秋樂論為文章唐書附入渭傳
有呂衡州集十卷劉禹錫為之叙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云冬為井

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元折案太元數第十一六為水為

類為介為鬼為祠為廟為井 大傳鴻範五行傳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

先賢設主于井索祀于坎正 呂氏春秋仲冬紀高誘注行門內地也冬守

在內故祠之一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 欽定禮記義疏楊雄

邑劉安皆謂冬祀井蓋井水適火皆功在養人而夏火冬水亦於義為合

井井也易曰往來井井蓋祀井於汲道之旁故云行歟若行道之神出祖則

祭之無常時不當列於五祀中也 楊氏慎曰井即行也蓋行井問道也古

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為字有八口角井

焚亦八角祭井即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王穀膳曰唐石

經禮記第一即御刪定月令十月之節其祀行開元禮明堂五時讀令冬月

皆祀行唐六典祠部郎中條下冬享太廟兼祭行 唐藝文志禮類御刊定

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等注解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爵化為蛤陽為陰所化董茶

如飴惡變而美荃蕙為茅美變而惡

元圻案禮記集說嚴陵方氏慈曰鷹好殺

而擊以秋鼠好食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鴛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為鳩季春則田鼠化為鴛蓋陰為陽所化爵孔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雉以朝皆陽類也蛤蜊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季秋則爵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詩大雅綿荃茶如飴箋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應然肥美其所生茶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離騷荃蕙化而為茅注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

曲禮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柔一句立八

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

案此曲禮正義文○集證惠氏九經古義曰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

明柔一句按周禮大祝六號五日嘉號注嘉號為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稷合梁曰滌其稻曰嘉蔬此注所引獨無稷曰明柔一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獻帝宗廟祝版辭所薦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祿香合嘉蔬鹹饌豐本而不及明柔又蔡邕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饌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柔一句○元圻案隋書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秘書少監採摭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陸氏釋文禮記音義一稷曰明柔音咨一本作明柔古本無此句衛湜禮記集說十四引項氏安世曰古本無稷曰明柔一句或與柔同號耳

公孫宏云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

問按宋袁燮傳入對寧宗臣昨勸陛下勤

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說苑建本篇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漢書公孫宏上書引禮記亦云好問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集證曰後漢馮衍杜客傳注引禮並作好問近乎知

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傅傳

大戴記篇名

謂不知

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

雨雷電之眚太史之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

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太史奉書以告君召

穆公所謂史獻書者也

元圻案王制鄭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胡氏銓禮記解曰

諱惡謂人主所諱言而惡聞者賈山云人主惡聞其過是也故下云受諫賈誼新書傳職篇作不知日月之不時節與國之大忌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

大戴記篇名

言天地萬物之

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問按此有謂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者然歟全云講變禮言天地萬物

之理豈用心於外耶是告子義外之說也聞說繆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

疑之以爲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

舜禹湯爲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

答呂伯
恭謂

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

爲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爲

有二道則有病

元圻案呂成公與朱子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

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原不容有差不知當致思否王穀暉曰禮運正義曰自大道之行也至是謂大同爲明五帝時事自今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爲明三代後英之事故朱子謂分裂太甚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宮疑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近重兼愛朱文公亦以爲然及見橫渠說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孟子老幼及人同意不費詞而義足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

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究之

元圻案禮運言

假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衛湜集說五十四金華應氏鑑曰觀其義與等者聖人之觀異乎他人之觀也夫上天下澤所以為禮而乾坤之書顧以坤為首者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為始而夏時必以寅為首者有其等也玩乾坤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者無不通且又有卑法地之意焉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者不可紊且又有無窮之象焉昭公三年左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注春秋遊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在魯方氏慤禮記解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觀易固可以知禮矣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白虎通性情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

原注今禮運無

此五性仁義禮智信何云三代兩漢之書所以可重韓子愈原性與此

合元圻案元西山讀書記二白虎通論曰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六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所以扶成五性也性所以五何人本含五行氣而

生於內有五藏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五性之名始見於此韓子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者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

不立矣為天地立心仁也元圻案禮運故仁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正義于肅曰人於天地之

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真西山讀書記七程子曰心生道也乃是得天地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地之心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

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下云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夏木也中

央之弧以桑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秋木也北方之弧以

棗冬木也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

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

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

太子之禮也

元圻案內則國君世子生云云故曰世子之禮新書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云云故曰太子

之禮

上帝降衷于民

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

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

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

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

全云二南是道德內則是

齊禮集證朱子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

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

王制內則

宣王問於春子

案今本大傳作子春

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

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

特君覽 春居問於齊宣王曰今王為太室羣臣莫敢

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

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此即

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

○原注大傳名衛呂氏春秋名居元圻案家語孔子曰虞夏殷

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遊年者焉高年者貴於天下也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犯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大傳略說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閔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于家六十者杖于鄉七十者杖于朝注朝富為國見君據杖指富為夫八十者杖于朝見君指杖據也君曰起見客毋俟朝以朝樂車輪輪御為僕送至于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起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卜筮巫醫御于前祝饒祝饒以食樂車輪輪御與就膳徹送至于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于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新序刺奢篇亦載春居諫齊宣王為太室事與呂覽同春居作香居蓋因字相近而誤

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

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

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

故無失言失禮也

慎子語見太平御覽七十六

淮南主術訓魏文帝

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

宋紀文帝元嘉元年

裴

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

傅相之禮亦本於此

原注淮南云心知規而師傳論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魏文帝云相者導儀袁宏云身能

衣今慎子存者五篇其三十七篇亡此在亡篇○元圻案內則子能食食則

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命太平御覽八十九引魏文帝周成漢昭論云口

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袁宏後漢紀安帝紀論曰昔王侯

身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儀口能言而行人稱辭四庫全書

總目子部雜家類慎子一卷周慎到撰趙人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

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

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摭拾殘剩重為編

次晉書文苑傳袁宏字彥伯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攝後漢紀三十卷

梁書裴子野傳子野字幾元河東聞喜人曾祖松之祖騶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書二十卷約見而數曰吾弗逮也

六年教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

方也九年教數曰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

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

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元圻案內則註方名東西數曰朔望與六

甲也漢書食貨志上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註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秘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衛氏集說七十二嚴陵方氏曰書卽周官保氏所謂六書也計卽所謂九數也廣源輔氏廣曰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計者數之總也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內則文古之人自其始

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

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元圻案真西山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

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
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醪而
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

已

案此劉向列女傳文

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

秉明燭

見伊川文集山谷郡君家傳郡君姓侯氏程子之母也

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

笑不聞於鄰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彥遠云鄭元未辯榼梨按內則注榼梨之不臧者

案榼何本三箋本作榼釋文榼音矩明王象晉羣芳譜曰榼與榼同又作榼本草云酢酒而多渣故謂之榼謂之未辯可

乎問按謂鄭公不識榼乃陶宏景三箋本載何云榼是今之山查非梨之不臧者故謂其未辯耳○元圻案陸氏釋文榼側加反字亦作查

本草註陶宏景曰榼榼梨鐵之謂鐵去其核也鄭元不識以為梨之不臧者說文榼似梨而酢故康成云梨之不臧者宋景文筆記乃謂今榼與梨絕不相類恐鄭所指非今榼也何也唐宰相世系表彥遠乃宏楷之孫官祠

部員外郎著法書要錄十卷末載畫譜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晁氏讀書志稱

其字曰愛賓續世說張敷從彭城還傳亮下船與別張不起授手著船戶
外傳遂不執手然視張而云查故是梨中不減者便去按南史張敷傳敷小
名植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櫛何如梨敷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植何敢望
之故傳亮云然此皆本康成之說陶宏景不知何以云然

玉藻

士練帶率

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綽

釋文綽音律

積如今

作幪頭爲之也

原注幪七消反

後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

作幪古詩

陌上桑

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儀禮注

如今著慘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

元圻案後漢書

獨行傳向栩字市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好被髮著絳綃頭字當作幪以下皆章懷注文也○葛氏集證曰幪說文云欽髮也又通作綃釋名云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類篇云或作幪儀禮喪服注如今著慘頭也又通作綃晉書五行志大元中不復著幪頭

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元

冠紫綏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

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綏爲宋王者之

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爲君服皆周衰之制也按問

五素易一紫故蘇代書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元圻案王藻正義鄭疑紫綬僭宋者以祭周公用入牲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紫綬僭宋後也衛淫禮記集說七十四引馬氏賡孟曰紅紫碧綠在所不爲而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爲冠綬豈禮也哉鄭氏以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不可用也哀十七年左傳良夫紫衣狐裘註紫衣君服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良夫不得服之王藻云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鄭康成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公主好服紫衣則臣不得僭故言紫衣君服也閻氏引祿代語見戰國策

皮弁以日視朝文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日達聰

若鞋纁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太裘而冕專誠潔

也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沙隨程氏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鞋纁塞聽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義見爲然然其精神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旋纁之有哉與此條所引意同而文別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

林全云劉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

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

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

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

始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葉案

公是閻按公是即前劉原父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葉案止齋陳傅良說

皆因之元圻案劉氏春秋意林上大要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

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其

惑歟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云云葉氏春秋傳十一

公三十二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葉子曰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故成

王賜魯以重祭使得用天子禮樂內祭則禘也外祭則郊也此記禮者之言

也夫成王賢君也立國之道就大於禮樂周公雖有勲勞可以人臣而僭天

子之制乎聞之呂不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

陳氏春秋後傳五僖公四卜郊傳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

秦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階端見矣伍在藩臣而僭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

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自註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案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淇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淇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陪臣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假如明堂位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器服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則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歆形鹽以之饗天子之上公安用固辭澁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且致譏焉於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於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云魯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乎伊川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橫渠張子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馬氏通考謂此說得之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卽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禮亦可以備一解書錄解題春秋傳十卷權衡十七卷意林一卷說例一卷清江劉敞原父撰又春秋傳十二卷攷十三卷權三十卷葉夢得撰又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陳傳良撰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

公六年立武宮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

為禮乎

闕接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左氏明文○元圻案明堂位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

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敖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穀梁傳亦以為不宜立陸淳曰左氏云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啖子曰傳意以為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劉原父曰邱明以武宮為武軍杜氏知其謬妄因復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二說皆非是衛氏禮記集說卷八十新安王氏曰季氏立已毀之廟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有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魯世家伯禽之孫潰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弑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誣乎太史公

魯世家

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

其戾也

元圻案明堂位鄭註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諫由莊公始婦人鬻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

誣矣 禮記集說第八十石林葉氏曰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宣之弑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為在平王之後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緝而誌之所以不及弑事 案明堂位果作於惠隱之際則桓宣之弑誠在後而幽公之弑已在前乃曰未嘗相弑仍失之誣王氏所以不舉桓宣之事以證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

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

僖公二十年

新作雉門及兩觀

定公二年

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泮宮闕宮春

秋不書矣

元圻案林少穎曰經書郊九或因卜不吉或因牲死傷先儒止罪其屢卜與養牲之不謹不知聖人乃惡其非禮之大未

暇及此瑣瑣也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禮始妄設周賜之說雖周郊以冬至魯郊以啓蟄天子四望魯三望似乎稍降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子謂春秋正以有故而不郊為幸無故而郊為罪也泰山不享季氏之旅曾上帝而享魯之郊乎至三卜四卜五卜不從可見天心之不享也春秋書乃不郊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貪也燕遊曰歸樂不可極也

元所案陸農師蔡州召還上殿劄子記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燕遊有出而無歸則經朝廷有進而無退則爭衛氏禮記集說八十六陳氏祥道曰朝廷曰退寵榮之地人所競進君子之道難行而猶請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為而忘本者眾故曰歸者不忘反其本也

學記以發慮慮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

也鄭註憲法也言發計也一年視離經辯志一年者學之

始辯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鄭註離經斷句絕也辯志謂別其心意所趨向也

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辯為善不為利為己

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辯

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元所案衛氏集說八十八慶源輔氏曰發慮慮謂所發之志也

合平洪式朱子曰辯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

畿內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

王無咎

字補之

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

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集證

載陸務觀紹興府脩學記周盛時天子所都既並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邨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元圻案書錄解題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遊最久將用爲國子學官未及而卒王介甫誌其墓曰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

列子

湯問篇

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

先爲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

其所難

元圻案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鄭注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縱之屬然後

示其業則道易成也記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湛注蓋本於此書錄解題道家類列子八卷鄭八列禦寇撰穆公時人注晉光祿勳張湛處度撰釋文二卷唐富堂縣丞殷敬順撰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

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

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此文子道原篇文與

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按

文子明於人生而靜上繫以老子曰蓋古有是言而老子傳之記禮者亦傳

之非必有取於老也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答為文侯二十五年事是時

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何云張守節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

○元所案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文子十二卷案漢志道家文子九篇註

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志文子十二篇史

記貨殖傳有范蠡師計然語又因裴駢有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

語北魏李暹作文子注遂以計然文子合為一人案馬總意林列文子十二

卷註曰周平王時人師老君又列范子十三卷註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

辛名文子其書皆范蠡問而計然答是截然兩人兩書更無疑義陳振孫

曰默希子注文子以文子為計然之字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為取書而

亦頗有取焉默希子晁公武以為唐徐靈府自號史記注徐廣曰計然范

蠡師名鈞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故閻氏云然

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
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
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聞按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辭辭者
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

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
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
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
元圻案子思語見孔叢子雜訓篇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

發也

元圻案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程子

曰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

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有傳

原注集說以肅爲元魏人誤也
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

以經學名聞按北史王肅與劉芳合傳肅嘗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
在南諸儒至其討論今聞卿釋頓祛平生之惑非不知經特不及劉石經之

精覽耳○元圻案書錄解題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直祕閣見山衛溫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一書著其姓氏 集說前載所引姓氏有元魏王氏肅而不及子雍 北史列傳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少聰辯涉獵經史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自建業來奔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侯尋都督淮南諸軍事卒年三十八諡宣簡 史記樂書注引王肅樂記注六十四條通典五十五引王肅大傳註一條七十五引四條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原注王肅曰自謙損也○案肅又曰禮自減省所以進德

也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報讀為褒孫炎日報謂

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王孫二說俱見石聲磬鄭注磬當

為磬樂書作石聲磬原注口磬以立別原注史記正義樂記

證按說文減損也王肅云謙自謙損也是減與謙皆有損義周禮春官太祝職九操八曰褒據注云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是報與褒通也說文磬古文磬何晏注論語磬經云此磬磬者謂此磬聲也是磬與磬通也○元圻案

漢書藝文志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隋書樂志樂記取

公孫尼子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

元圻案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能氏以爲凱風非矣按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共辭曰南風之薰矣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矣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聖經故言未聞也尸子綽子篇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文選琴賦注引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均無南風之時二句惟家語辨樂篇有之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四庫全書目錄儒家孔子家語二十一卷魏王肅註家語雖名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卽王肅所依託以攻駁鄭學馬昭諸儒已論之詳矣琴操通典一百四十五引帝王世紀俱載南風之詩與家語同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

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唯殺

之調皆生於二變也

全云古旋宮法不用二變詳見梨洲黃氏律呂精義○元圻案詩名物疏琴有五絃文王

增二絃曰少宮少商唐書楊收傳時有安悅問樂意收曰漢軍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

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奏此旋宮也左
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有七音六律之論註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
此以教合之以樂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正義曰賈逵
註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爲七器音也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五音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
七音也然則樂之有七音由來久矣

三老五更按列子

齊

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

之舍更亦老之稱也

全云月令章句以更爲叟觀於田更之說則不必改字也○元圻案殷敬順列子釋文田

更作田叟西口切張湛注更當作叟橫渠張子曰更疑爲叟萬氏集證引蔡邕問答云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从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

如庶人在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

淳于髡等所說也

元圻案王度記白虎通公羊傳疏周禮正義皆引之曲禮下正義引作大戴禮王度記雜記正

義又云似淳于髡等所說其說互異案漢書藝文志王度記不著於錄而後漢輿服志上註引作逸禮王度記疑是大戴禮中之逸篇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雜記文

唐扶餘璋

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

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

元圻案衛氏集說一百三引馬氏晞孟曰論語謂柳下惠

少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柳下惠為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
八一等而已哉唐書東夷傳百濟扶餘別種也武德四年王扶餘璋卒冊
其子義慈為柱國紹王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又突厥傳頡
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須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
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

祭法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

注司命主督察三命

疏引

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

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

案疏又曰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

孟子

盡心章趙岐

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

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

有極皆本援神契

全云行善得惡豈可云遭命以譌暴乎嘗有誤

壽命以保慶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皆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經情施欲而凶禍刊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

師古注術亦作述

術與述

同

集證毛詩報我不述韓詩作術墨子非命篇窮人術之術與述同○元圻案祭義鄭注術當為述聲之誤也正義術述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此孝子思念親之至也漢書賈山傳山穎川人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曰至言熊朋來經說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當為述聲之誤也月令齊宿徑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愚按遂述古字通用春秋文十二年恭伯使術來湧公羊作遂明楚文遂取吾邊城遂字皆作述術字從行述字從彳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注謂以夏之孟夏

禘祭正義哀十五年冬蒯瞶得國十六年六月術

侯飲孔惺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卽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惺之銘行是人非元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秘書丞高安劉恕道原撰宋書裴松之傳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既成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

經解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

王儉七志孝經爲初

全云今世著錄皆從阮氏例以時世之先後次之也○元圻案釋文序錄曰禮記經解之

說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爲初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教也先以詩漢書劉歆傳歆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死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畧語在藝文志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陳郡氏人也年十三編通五經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南齊書王儉傳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也祖曇首父僧綽儉上表求校諸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

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集證程子曰坊記不知何

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者其所作也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

容蓋銅鍤伯華之行也

原注大戴禮家語閭按大戴禮記作桐提此從家語

曾子曰

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

大戴禮曾子險俱作險

行以

僥倖

案見大戴禮記曾子本幸篇

中庸之言本此

元圻案阮芸臺曾子注釋曰臧繡堂云儉與險通左襄廿

九年傳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按兩學紀聞引之作險康成中庸注險傾危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

之言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

書疏中亦不說破

原注呂答未見當考禮記集說則此二句○案朱子書又曰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卻是說得舊

義有意

周禮

注基讀如薄借綦之基

考工記

鞮讀如旃

僕之僕疏皆以為未聞

閻按御註大射儀揖以耦口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勝禮每曲揖

曰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耦賈公彥疏亦屢曰以人意相存耦

全云薄借綦當是不借綦之誤

集證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者何人也正義

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定字惠氏曰老

子道德經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云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又曰丹

銘總錄周禮疏云薄借之語未聞按古今注云草履名不借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宋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按儀禮喪服繩非注今時不借也疏

云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非漢時謂之不借又按說文系部緝字說云緝帛蒼艾色詩曰緝衣緝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緝渠之切或从綦升

庵之說不為無據○元圻案劉熙釋名三齊人謂韋屣曰屏屏皮也以皮作之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真假借人也錢氏養新錄四說文人部偶

桐人也桐偶作相中庸仁者人也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此其證也鮑彪注

殿國策全據說文為訓其注齊策亦云偶相人也是鮑所見說文猶作相也

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

全云藍田呂大臨汲公之弟橫渠弟子

之說詳矣朱

文公

答潘子善書

謂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

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元圻案禮記集說一百二十九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是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除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謂不臣者猶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疎矣

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黼注黼讀為絅或為絺

元圻案今本大

傳無此文盧氏文弼書大傳續補遺云碩人詩曰衣錦尚絺見說文案今本說文艸部無黼字系部絅字注急引也亦不引詩尚絅部錄泉屬从炎省

登詩曰衣錦褰衣又衣部褰也詩曰衣錦褰衣示反古也皆不作賴不知盧氏何以云然

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

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

靜陸九淵之字

所說專

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

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

全云蓋指吾鄉楊文元袁正獻舒文靖沈端憲

及端憲弟子季文一輩

而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

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卽此書觀之文

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辨哉

元所案朱子答陸象山論無極書略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無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可以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云如有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遵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闕按今家語作右階銘其背

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闕按鏤心即服膺

竹馬為徐驂大抵如是○元圻案文苑英華七百四十五徐彥伯樞機論曰

言語老君子之樞機也得之者江海比鄰失之者肝腸楚越故中庸鏤其心

右階銘其背唐書徐彥伯傳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始武后時大

獄與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徒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為戒

全唐詩話徐彥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鴻閣龍門為虬戶金谷為統

溪玉山為瓊岳竹馬為篋驂月兔為魄兔進士效之謂之灑體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字或作建臯

服虔引以解左傳蒙臯比元圻案左傳莊公十年蒙臯比而

胥臣蒙馬以虎皮今事與彼同知臯比是虎皮也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

虎皮名之曰建櫜以為甲兵之衣曰櫜櫜也而其字或作建臯故服虔引以解此

緇衣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

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

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
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
而莫恤其外

原注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全云原注十二
字乃正文集證九經古義葉公之顧命注云楚縣公

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棟案其辭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也
此周書祭公謀父之辭穆王時祭公疾不瘳王曰公其告子懿德祭公拜手
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以云云祭公將歿而作此篇故謂之顧命其事亦見
汲郡古文又曰此傳寫之誤非傳禮之誤二禮如明堂位文王官人皆采自
周書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
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爲
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康
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
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

見後漢書謂之古
馬援傳

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

見漢書本傳

謂之古制可乎此文

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

元圻案正義曰稱深衣者以係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

深蓬故謂之深衣 方氏慈曰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 衛氏集說一百四十五凍水司馬氏曰按漢書江充衣紗縠襖衣曲裾後垂交輪如淳曰交輪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積衽鉤邊賈逵謂之圭蘇林曰交輪如今新婦袍之袪全幅縐角割名曰交輪裁也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袪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十二幅之數亦斜割使一端闊一端狹以闊者在上狹者在下交映垂之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案此說與朱子異 溫公又曰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如此似於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方正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爲之方二寸許綴於圓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衿之遺象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巾注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衿杜曰衿領會也工外反曲禮曰風不上於衿鄭曰衿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自方即謂衿疑更無他物今且從之以就簡易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

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墜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

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

射之辭也

元圻案四庫全書本御車之旌作獲者之旌宋熊氏朋來經說二狸首之詩古人以為射節小戴射義所記詩曰曾

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狸首之詩也大戴投壺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一句曾孫侯氏為數句隔斷恐奉射張侯等語本以解說侯氏因亂入正文爾下文又換韻曰弓既平張四侯具良云云此亦狸首之詩也首章必有狸首二字故以名其詩此必第二章三章也狸首之詩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章而大戴尤詳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

儒服則不知

何云而史記乃以商羊楷天為言豈不陋哉○元圻案家語好生篇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

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亦見荀子哀公篇楊倞註云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俞氏集說一百四十七陸氏佃曰某不知儒服猶問舜冠不對也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

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

何云如有所立又別一義

宏詞人誇多故誤引也 全云如有所立卓爾深寧蓋以爲卓然自立之謂不主舊說何氏譏其誤引非也

顏子言之立

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學之親民當爲新

案伊川程子曰親當作新言既自明其德而使人用此道以自新也

猶金鏐

之新迎當爲親也

釋文新迎馬本作親迎

皆傳寫之誤

元圻案朱子大學或問曰親民

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

虞人箴

聚公四年

祈招詩

昭公十二年

譏鼎銘

昭公三年

以左氏傳楚狂

滄浪之歌以孔孟氏之書傳

元圻案東萊博議衛禮王爲銘篇曰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

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

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爲正

元圻案余兄靜軒先生曰大學

大全載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台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

子罕卻玉

左傳襄十五年

韓起解環

昭公十六年

有無窮之名季氏之

璠璵

定公五年

向魍之夏瑱

哀公十四年

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

以為寶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

政教出於大辰焉公羊傳大火

原注

伐

原注

北辰原注為

大辰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見漢書文帝紀○集證鄉飲酒正義曰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

極謂之大辰是三大辰也方慈禮記解從顏氏漢書注則既曰設介饌以象日月又曰立三賓以象三光於義為複

春秋

宣公十五年

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

選曰儻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

禮記

月令孟夏之月

正義引之以爲蔡氏白虎通

吳大

引禮別

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
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
言馬鹿而不言元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
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所

謂元黃改色卽此事也

何云此條自當入攷史○元圻案後漢書文苑傳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梁

冀問其才請與交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乃作外戚箴冀曰君何激刺之
過乎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不能結納賢良且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
主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荀子

大略篇

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此卽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按

聘禮記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荀子所引自本此於聘義無涉集證大略篇引聘禮志楊倞注云志記也是聘禮志卽聘禮記也聘義云云亦卽多貨傷德幣美沒禮下義疏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

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

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然則

駒王卽偃王歟濟河卽所謂西至河上也元圻案鄭

先君偃王容居其子孫也

易乾鑿度水爲信土爲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

知服氏注左傳土爲信朱文公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意注謂信猶

五行之士服說是也全云貞固足以幹事是知中兼信信作聖是信中兼知理足以互備○元圻案乾鑿度孔

子曰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事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感陽氣舍閑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天命之謂性正義皇氏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岳琦九經三傳沿革例曰中土所含義者多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庸天命之謂性注木金火水土之神水神宜曰知土神宜曰信乃誤以信爲水神知爲土神而疏義又從而附會之亦不敢改今按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易文言正義引乾鑿度文同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事見以是爲剛毅焉得剛故

程子

案程氏遺書第十七伊川

謂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

元所案禮記集說一

百四十七呂氏大臨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疑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有所未合也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改也何謂可微

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

案新書陸績篇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

而

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

曰鞭恐非周公之法

元圻案王氏周禮詳說曰刑不上大夫此云鞭五百王氏以為誓其大夫之屬

文子

精說篇

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

慎獨篇

曰

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

原注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責其入處如有人其行無愧於

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並見劉子集證曰晏子外篇云晏問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衾是又劉子所本○元圻案劉子注見卷三三十一

頁朱子文集七十九漳州州學高東溪祠記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大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畱種李為請用

事者欲兵之不為勦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書錄解題高東溪集十二卷今所存詩文僅數十頁而

已厚齋所引之銘尚存集中其序曰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關儼居景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慎獨額間為之銘云其出戶如見責云云請

事斯語無怠疑終

大學章句咏歎淫泆

案證曰四字本樂記

刊本誤為淫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

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建寅也

原注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訓與月

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爲歲首○元圻案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卿遂之官受此法焉 季冬之月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鄭注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理道要訣

全云杜佑作

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其飯不

澤手蓋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

外人皆以手搏食豈若用匕筯乎三代之制祭立

尸自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

今俗父母亡取狀貌類者爲尸敗化黷禮請釐革

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爲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

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

俗至周末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猶未能絕

秦穆公戮殽之父陳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

曾子問乃知君卿之論立尸誠謬朱子語類亦以君卿為非乃不引經以折之何哉

元所案唐書藝文志子部雜家類杜佑理道要訣十卷書錄解

少儀穎警枕也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司馬文正

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范祖禹司馬溫公布衾銘曰公一室蕭然讀書盈几案竟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穎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舜葬蒼梧之野案之圖本作山薛氏季曰孟子以為卒於

鳴條呂氏春秋孟冬紀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

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畱之平邱今考九域志

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

開按海州蒼梧山卽山海經之郁州無葬於此之說集證高誘曰安死

篇注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元圻案畢氏沅曰墨子云舜葬南巳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巳案路史注云紀卽冀故紀后爲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尤失之梁伯子云周學紀開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書錄解題地理類元豐九域志十卷知制誥丹陽王存正仲集賢校理南豐曾肇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裕等刪定總二十三路四京十府二百四十二州三十七軍四監一千一百三十五縣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

案

程粹言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氏郊縣之篇皆未可據也

胡氏謂游夏門人

所爲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爲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

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

集證曰此段約尙書大傳漢書食貨志白虎通之文

開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十

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

閩按六當作五

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閩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焉皆魏華父瀘州學

記之文其田以下其官以上有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服五章也二句王氏節去猶可獨原文其教則五事五典由人身而人倫最妙易作五典十義十義出禮運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也不與五典複乎惜不及其時而問之○何云焯按恐王氏所見者初本傳於今者則華父又自改定也

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祭之會讀法飲射

無非教也

集證此約周官之文

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瀝

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

集證曰管子弟子職第五十九攝衣共廬先生乃作沃盥

微盥汎盥正席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衣而設跪坐而饋置饌饋食陳膳毋

悻堂上燈灑室中握手執箕所據席中有帶入戶而立其儀不設執帶下其

倚於戶側皆將舉火執燭漢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

國坐敬奉枕席問所何趾

弟之率

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

餘論未泯清議

在鄉黨而廉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

古道何時而復乎

絜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

何云非索合此章所學者大學之道可僅以學者之強恕當之尚未圓融

全云矩罔無二然平天下之大道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

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

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

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

原注此言可以厲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元

折案見公武曰芸閣禮記解十卷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經義考云未見四庫全書亦未著錄蘇已佚矣衛氏禮記集說射義篇引戴田呂氏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互鄉難與言也猶與其進陽虎勸之仕則諾之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行於天下未聞拒人如是之甚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故嬰相之事疑不出聖人聖人沒門人弟子欲阿所好而爲此說得以推尊聖人而或不知其德雖逆料聖人之意或及於是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固孔子之事也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

大戴禮記

元折案四庫書簡明目錄二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周盧辯注戴德書爲戴聖刪削之餘凡八十五篇隋志所錄已佚其四十七篇盧辯注亦僅存八卷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

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

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傅篇則賈誼

書之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

傳元圻案宋韓元吉大戴禮記序云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不取者也然袁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傳則見於賈誼疏問與經子同者尚多有

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

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問按盧辯傳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

類附錄大戴禮十三卷案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殆以注歸之康成攷內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出學紀聞指爲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幾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明堂篇者先儒於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以下別出爲明堂篇也其文曰明堂凡九室又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記川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朱子文集八十四書河圖洛書後曰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相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

易本命篇與家語

魏書

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

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

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

而大戴取以爲記

元圻紫易本命篇自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至篇終皆以爲夫子之言家語則

作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至書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皆子夏之言而多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故問其然乎三句又加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十四字下接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至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皆子夏述山書之言而多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聖爲三句而下又有子夏言終而退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一段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

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

曰樂極則悲沈涵致非社稷爲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

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

集證

凡銘文選封禪文注引作太公陰謀

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

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

可脫陷文不活

太平御覽六百五

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

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

御覽三百五十九

又引金匱其冠

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

慮正無懷僥倖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

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

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

以上五銘並載御覽五百九十一

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御覽百八十三

戶之書曰出

畏之入懼之

御覽百八十四

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

思所忘

御覽百八十八

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

御覽百八十四

硯之

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御覽六百五

書

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礧礧無爲

汝開

並載王氏踐阼篇集解選注云出六韜

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

取事有常賦歛有節

御覽百八十九

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

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

案蔡中郎集銘

論曰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格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巾凡之法孔甲有盤杆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魯肅有玉璽之銘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絰口書青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導人主勗於令德者也

考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於篇後

碑好古者有考

周按書於篇後謂踐阼篇也王氏嘗集解踐阼篇○元圻案王氏自書集解踐阼篇後曰有周盛時大訓

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讖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章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於前康成黃太史所書攷其文之異者又采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踐阼篇載武王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咈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盟桀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忍遠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慎慎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勸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惡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屬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朝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金匱陰謀漢志不著錄隋志兵家太公陰謀一卷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

此踐阼篇文

皇氏

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

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

開按古弟子北面郭曉曰北面

持指遂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一日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集證皇氏說見禮記學記正義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

爲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

阼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

原注儀禮經傳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或問因湯盤銘

及武王之銘集證曰玉海三十九紹熙五年閏十月戊子朱子侍講大學至盤銘日新因論武王有丹書一篇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上曰近有人進此書蓋黃庭堅所書也元圻案黃山谷集題太公丹書後曰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爲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鑑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見于曰秦人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莊子內篇大宗師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鑠鍾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朱子文集有求程可久寫踐阼篇書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

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元圻案書錄解題時令類夏小正傳四卷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崧卿

注此書本在大戴禮鄭康成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於大戴禮鈔出別行漢書藝文志孝經家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朱子語類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的或是他自作俱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書錄解題小學類小爾雅一卷漢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叢撰蓋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詰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爲廣歌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當時好事者抄出別行

諸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

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

閻按慈湖楊簡說

謂堯舜禹之時

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謂日月

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

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

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元圻案此條全錄慈湖集家記中語記又云胡康侯於春

秋謀解日食殊未讀大戴記孔子斯言世罕誦習故表而出之唐書歷志第十七下一行日食議曰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幸蓋有之矣若迨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書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以日食非常故闕而不論黃初以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紀歷者也

說苑

建本篇

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

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

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邱

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

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隋唐志

小學類

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

覽

正義引之云鼯鼠

五能不成一伎術

原注晉蔡謨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謂勸學篇也

荀子梧鼠大

戴云鼠六跪二螯大戴二螯八足

元圻案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

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跋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鼠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荀子勸學篇文與此同 晉九四正義曰晉如鼯鼠无所守也者蔡邕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阮氏校勸記云不成一伎王按盧文弨云顏氏家訓作不成技術知王字誤也 荀子勸學云鼠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注跪足也韓子以朋足為朋跪螯蟻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鼠六足二螯也謝金園師校刊荀子案曰說文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誤勸學文云鼠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注梧鼠當為鼯鼠茲本誤為鼠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滕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過屋云云即晉六四正義所引之辭也 大戴禮勸學云鼠二螯八足非蛇蛆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又曰騰蛇無足而騰鼠五技而窮 晉書蔡謨傳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康帝時徵拜司徒謨初渡江見彭蟠大喜曰蟠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蟠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曾子疾
病篇文董

仲舒之言本於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

亦疾病
篇文

仲舒

云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元圻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又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

記老子之言略同

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

原注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

云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

原注三句與洛誥同

方機山云按

禮賈釋甚明今本符字因字形相近而誤刻耳此書潛邱勘之義門校之而於此等處畧不是正何耶○元圻案大戴禮公冠篇陛下擯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遵並大道那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穢見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孝昭冠辭案此四字題上文以別於成王冠辭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孝昭冠辭曰陛下擯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

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乘率百福之休雲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神穉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公冠篇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注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 尚書大傳略說迎日之辭與公冠篇同 漢書儒林傳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以授大小戴注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

哀公問五義

案四庫全書大戴禮校本案儀各本說作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訂正據此義當作儀 云穆

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穆穆肫肫其事不可

循蓋古字通用楊倞云繆當為膠肫與詵同非也

集證曰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若穆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書繆字多作繆是繆繆古字通也儀疏士昏禮肫肫不升注肫全也釋文音純詩召南白茅純束箋純讀曰屯是純肫古字通也○元圻案荀子哀公篇楊倞注繆當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詵同惟亂之貌爾雅云詵詵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詵詵然而衆人不能循其事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元圻案漢書賈誼傳上疏曰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

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

原注避景帝諱也

於時雞三號以興

庶虞庶虞動

案四庫全書大戴禮校本案各本重庶虞二字

蜚征作嗇民執功

百草咸淳

原注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全云以下六條小註俱係正文○元圻案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

政令澤虞掌澤國之政令後漢書馬融傳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前上廣成頌目諷諫其辭曰琴欽九莖之動物續案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固之中注飛征飛走也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

今本作仲傀

政之教大夫官之

教士技之教庶人

原注仲傀當攷○元圻案仲傀史記殷本紀作仲傀荀子堯問作中薩石經仲傀之語作仲傀

楊子注中薩與仲傀同湯左和

四庫全書校大戴記云仲傀即仲傀

小辯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

原注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元圻案漢書楚元王傳歆

核議太常博士書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國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班固典引亦曰綴學立制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

原注象者象舌人之官也集證曰周語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注舌人象舌之官

也 呂覽為欲篇蠻夷反舌注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元圻案周禮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 原注張揖云即爾雅

也爾雅之名始見於此○元圻案張揖上廣雅表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焉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零唯爾雅恆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昆氏讀書志小學類博雅十卷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抵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

保傅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 原注鄧元事唯見於此當攷

閻按鄧元事亦見賈誼新書卷之十 何云焯謂此不必注前固云即賈誼書之四篇矣 集證曰鄧元事一見韓詩外傳七一見說苑尊賢篇外傳云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洩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洩冶而失箕子鄧元也說苑語與大戴略同

文王官人篇 閻按當作曾子立事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

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 原注此言可以儆學者 閻按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

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余幾一日百誦之

傅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

集證曰正月啓蟄魚陟負水農事均田二

月丁亥萬舞入學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四月王黃勞五月啓灌薩麥六月鷹始擊九月丹鳥養白鳥

今按月令孟冬

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

原注

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一集證曰四月王黃勞○案原注九字何校本亦作正文今從開本

朱子發曰夏小正

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乃

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豈時訓因小正

而加詳歟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禮類附錄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宋傅松卿撰松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倣杜預編次左

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爲一篇而附以注釋朱子發漢上易書李源卦氣圖後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

韋取以爲月令焉其上則見於夏小正夏建寅故其誓始於正月周建子而

授民時巡狩承享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於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畧雖異其大要則同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孔子三朝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

見公故曰三朝此師古注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

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篇集證曰漢志考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

為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史記兩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疏張揖引禮三朝記皆此書也○元圻案王氏著漢藝文志考

樂元圻案經義考一百六十七樂經隋志四卷佚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應劭曰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重遭暴秦遂以闕亡按周官成均

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胄子教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鏜鏜鼓舞之節不可以為

經樂之有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即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即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樂緯動聲儀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集證

曰引見文選魏都賦注春官大司樂疏○案文選傳教舞賦亦引之漢志白虎通禮樂篇云六莖

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辛作六莖大戴禮帝繫篇昌意

產高陽是為帝顓頊嵒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以六莖為帝嚳樂淮

南子原道訓注以六瑩為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志世

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異元圻案通鑑外紀一孝經鉤命決云伏犧樂曰立基神農曰下謀祝融曰

屬續帝系譜云伏犧樂曰扶來神農曰扶持帝王世紀云少皞樂曰九淵樂緯云顓頊樂曰五莖帝學曰六英漢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學作五英皆緯書帝系諸譜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差異非本稱也宋均釋音云六英者能為天地四方六合之英而五莖者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

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

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

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

為文其變宮以均字為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

倍應聲同終歸一律案唐書藝文志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玉海一百五引中興書目新纂樂書唐協

律郎徐景安撰一名歷代樂儀共三十篇自一至十述聲律器譜自十一至三十述祝樂之儀樂章文譜其二十篇之目也其詞曰樂章者聲詩也章明其情而詩言其志文譜樂句也文以形聲而句以局言唐書禮樂志祖孝

孫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正徵

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絳濁至清為一均唐陳晉之會要周禮旋宮之義絕亡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

全云陳昭祥道弟樂書謂二變四清樂之蠹也四清之名起

於鍾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

言非古制也案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樂書二百卷宋陳昭撰

宋史本傳此書引據浩博辨論精審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為紕繆自古論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為尊卑立說本屬附會陽則曰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既謂黃鍾至夾鍾為清又謂夾則至應鍾而設是兩四清也不知每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南無無應為次而闕羽角應為次而闕角聲必須黃清為羽太清為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律以聲而言則為黃大太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鍾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清協之也陽引李照十二鐘之說殊為舛誤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指撝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為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尚書而莫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

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爲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變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盡其一猶大衍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違之說最有根據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聲二變有管律絃度之不同半太簇與正黃鍾應半夾鍾與正大呂應此理尤爲賜所不知也

朱文公

答廖子晦書

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

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

有四清聲卽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

周語王將鑄無射篇注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

後漢志乃十二

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

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爲七

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

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

原注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

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案通典樂三
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准半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制爲十二子聲
比正聲爲倍則以正聲於子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 歐陽公
五代史周臣爲工朴字文伯東平人也世宗顯德二年遷樞密使詔朴考正
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五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
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 玉海一百五會要顯德六年
正月王朴上疏曰梁唐晉漢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其餘八十三調於
是泯絕宜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遂作律准十三絃用七聲爲均均有七調
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鍾管
所作律准並上進 原注正聲云云乃朱子答張仁叔語見文集五十八

仁宗實錄叙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
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間累黍爲尺而
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
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
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
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

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而生

律也其言皆見於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

也

書錄解題起居注類仁宗實錄二百卷學士華陽王珪禹玉范鎮景仁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撰宰臣韓琦提舉

房庶言

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

全

胡瑗

李照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

宋史藝文志范鎮新定樂法一卷又房庶補亡樂書總要三卷

書錄解題

音樂類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樂府奏議一卷殿中丞致仕胡瑗翼之撰

景祐廣樂記八十卷翰林院侍講學士馮元等撰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

建言鍾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攷詳詔宋祁與集賢校理李照共撰其

事照言朴律太高比之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定大樂制管鍾并引最冠

卿爲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爲一代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

廢不用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宋阮逸胡瑗奉勅

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較定鍾律考初遣局特選瑗與

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

之說范鎮則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相一司馬溫公傳家集與范

景仁第四書曰古律既亡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

非光爲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權量雖聖人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廢官

然後政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爲治也又附載景仁答書曰蔡季通以律生度量衡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儒之誤也

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

度若以累黍爲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爲律

吹之而得其聲

原注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爲尺量然實錄不宜避私諱○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樂類律呂新書二

卷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慶元中坐黨禁流道州卒事迹具宋史道學傳朱子序謂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

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

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

本於此

數序按錢樂之三百六十律何承天劉焯已議之而萬寶常爲百四十四律歐陽之秀中其說曰百四十四律爲之體或變之

又得二百一十六爲之用仍錢樂之法也杜佑十二變律蔡季通六變律亦皆從京房六十律得來○元圻案後漢書律歷志上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韋元成試問房於樂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

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定機作易紀陰陽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商姑洗角林鍾祉南呂羽應鍾變宮轉賓變祉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皆各自爲宮而商祉之類從焉隋書音樂志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律終於安運長四寸四分有奇總合舊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爲終不生

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

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

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爲樂經

集證案三禮圖引樂經與磬氏疏樂云語同

書

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鴈鴈相從漢元始

平帝年號四

年立樂經

見王莽傳上

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周摛王充論衡陽成子長作樂經全云樂經王莽所立作尙書大傳者豈及見之其卽河間獻王所輯之雅樂伏生爲博士時嘗見而引之耳河間之

樂存肆樂官而不御成帝時王禹宋學等世傳其學能說其義則必有其書
矣王莽時乃遂執以為終樂證按論衡超奇篇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
作太元經對作篇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元子張即子長也○元圻宋大
傳卷錄謨傳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張辟雍鷄鶴相從入風回回鳳凰喈喈
後漢律歷志上注薛瑩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
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
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樂官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
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羣臺六律侯而未設
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宜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
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四庫全書樂類總說曰沈
約云樂經亡於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伏生尚書大傳引辟
離舟張四語亦謂之樂然他書均不云有樂經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
詞具於詩其鏜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
為聖人手定也又注曰隋志樂經四卷蓋元始四年王莽所立賈公彥考工
記磬氏疏所稱樂曰當即莽書非古樂經也

晉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

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

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

原注樂論云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元圻案晉書戴邈傳邈字

望之少好樂尤精漢史永嘉中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云云又阮籍傳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樂論本傳不載見白帖樂類 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引樂論曰江淮以南其民好效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氣發於中聲傳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也

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

以安

元圻案通典一百四十二周享神諸樂多以夏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今國家多以和爲名 周禮春

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祿夏騶夏

夏 宋書樂志一左僕射建平王宏議祠廟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

至皇帝詣東壁奏登哥初獻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詔可

隋書音樂志上梁天監元年國樂以雅爲稱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

也衆官出入奏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皇帝

出入奏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皇太子出入奏允雅取君子萬年

永錫爾允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三公宏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

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

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撤也牲出入奏滌雅取禮

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奏衿雅取左氏傳牲衿肥腍也降神及迎送

奏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奏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王

爵獻痛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美也燎埋俱奏禮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禮禮祀

吳天上帝也其辭並沈約所製又音樂志中周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朝
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鶯夏五等諸侯正
日獻王帛奏納夏族人奏族夏食舉奏深夏又音樂志下開皇中牛宏等議
周禮王出奏王夏尸出奏肆夏叔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立名皇帝
入出皆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食舉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
郊廟奏誠夏宴饗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爲八曲仁壽元年奇章公宏
等創製雅樂歌辭其祀圜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天神升壇
奏皇夏之樂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樂皇帝降南陛詣饗洗爵訖升壇並
奏皇夏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誠夏之樂皇帝既獻作文舞
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於牀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
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唐書禮樂志十
一開元定禮始復遵用祖孝孫十二和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二
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降人鬼四曰肅和登歌以翼玉帛五曰雍和
凡祭祀以入俎又以徹豆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爲行飾八曰
舒和以出入二舞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
拜三老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
通典樂二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祓和王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
則奏豐和亭先農則奏宜和孔宣父齊太公廟奏之玉海一百五會要建
隆元年寶徽上言改樂十二順爲十二安茲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
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
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
垂出入爲長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

韓安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藉田先農用靜安

傅元琴賦

案據玉海一百十賦字下當有序字疑刊本脫去

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

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焦

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

宋書樂志一八音五曰絲絲琴瑟也齊桓曰號

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事出傅元琴賦世云焦尾是伯喈琴伯喈傳亦云爾以傅氏言之則非伯喈也今按蔡邕

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云何

此唐人改琴賦以就傅非宋志誤○元圻案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武帝為奮玉以元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鶴臚子卒諡曰剛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吳人有燒桐曰費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章懷注傅元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鐘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文選張載擬四愁詩李善注引傅元琴賦序與蔡邕傳注同又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費者蔡邕聞其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為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殊聲焉又初學記樂部琴類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鳴康脩况籃音號鍾自鳴空中繞梁綠綺注司馬相如琴焦尾注

蔡邕琴是焦尾之屬伯喈顯有明證王氏引章懷注以證宋志之誤而義門謂唐人改琴賦以就傅似誤會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

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元琴賦曰馬融覃

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全云通考有廣陵止息譜○案李善注廣陵等曲今並存未詳所起又曰引應

及傳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嵇康之言出於此也韓臯謂嵇康為是曲當晉魏之

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

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

夜始撰也原注魏揚州刺史史治壽春亦非廣陵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

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

之說非矣元圻案韓臯廣陵散解云妙哉嵇生之為此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

又晉乘金運商金聲也所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知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王凌謀立荆王彪母邱儉文

欽諸葛誕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叔
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
曲為廣陵散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
音者且避魏晉之禍所以託之鬼神也顧況王氏廣陵散記云眾樂琴之
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張邪王淹兄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
天降如有宗師存焉中散沒而王女生其間寂寥五六百年云云夢溪筆
談音樂一亦引韓皋之說而辨之曰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宋何
道春渚紀聞八韓皋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
清唐乃屬揚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
此聲按夔在漢為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甚喜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
此曲則優尚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魏氏春秋止
云康臨刑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惟嵇康別傳稱康臨終之言
曰資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斬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韓皋遂曲為
之解魏氏春秋別傳之說俱見三國志二十一王粲傳注韓皋字仲聞
太傅湛子穆宗以舊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唐書本傳稱其生知音律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

又謂晉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

鐘聲諧宮中撞鐘故鳴

集證按世說文學門注東方朔傳曰孝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

三夜不止詔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後五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又云魏時殿前鐘忽鳴張華曰蜀銅山崩此說與東方朔樊英事相類而入各不同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樂纂昔晉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鐘故鳴若以鐘之音殊其鳴可止後果如其言此事亦見到敬叔異苑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

歆說樂此記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之

原注隋牛宏引劉歆鐘律

書出風俗通○元圻案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開皇九年詔改定雅樂宏上議曰劉歆鐘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并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宏所引劉歆語與風俗通聲音篇同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

何云詳見春秋正義

唐顯慶

高宗七年丙辰改元

之輅

至本朝猶存物之壽亦有數邪

集證昭二十一年左傳正義景王無射之鐘在王城鐘之

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

珍是淫器無射在懸是也開皇九年平陳又徙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得見之至十五年教毀之○元圻案沈括夢溪筆談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穆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鏗鏘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

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元圻案史記儒林列傳禮自孔子時其經不具今獨有上禮高堂生能言之而

晉徐生善為客孝文帝時徐生以客為禮官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公是先生弟子記劉子謂楊翼曰鼓舞鏗鏘吾不知其異於樂也然而不知其義者是制氏之樂也折還進退吾不知其異於禮也然而不知其理者是徐氏之禮也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又侯幸傳李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共貴幸

夏侯太初辨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

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

二篇文心雕龍章句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

也原注竹彈歌見吳越春秋○元圻案魏志夏侯元傳元字太初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辯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時則

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唐文粹元結補樂歌十篇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若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若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隋書經籍志維史類吳越春秋十二卷趙鼎撰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陳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禽之謂也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僊壞陵二操

元圻案初學記樂部琴類琴操曰古琴曲有十二操一日將歸操孔子所作孔子之趙聞殺質鳴憤而作此曲二曰猗蘭操孔子所作傷不逢時三曰龜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日拘幽操文王拘羑里作此曲六

日岐山操周人為文王所作七日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朝飛操牧犢子所作七十無妻見雉朝飛感而作此曲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嫁之其妻聞之半夜悲嘯牧子感之作此曲十曰發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曲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壞陵操並伯牙所作○集證按通志樂略十二操韓愈取十操以為文王周公孔子曾子伯奇牧犢子所作則聖賢之事也故取之亦僅壞陵二操皆伯牙作則工伎之為也故削之

范蜀公議樂曰秬一稊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楊次公

金非之曰爾雅秬黑黍秬一稊二米案此釋其種異

以為必得秬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原注鬼子止曰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

黍為有餘王朴是也橫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是也○元圻案玉海一百五皇祐四年范鎮上書曰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而聲音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禽竊解算數律衡鐘磬也十者必相合然後為得今皆相戾計慎云秬一稊二米今秬黍一米俟真黍至然後為樂又楊傑言鎮有元祐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竊深其樂先遵仁宗制作後經神考嘗獻奏之郊廟朝廷久矣不可用鎮一家之說而遽改遂撰成元祐樂議七篇其第二篇議秬秠楊傑字次公無為軍人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歷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

著無爲集 原計引晁子止語見讀書志房庶補亡樂書下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昫太樂令壁記

元圻案唐書劉子元傳子昫爲太樂令昫字惠

卿好學多所通解子元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 文獻通考經籍考十三太樂令壁記崇文總目唐協律郎劉昫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台三篇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尺

八樂器之名

原注見撫言逸史

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

日尺八

元圻案唐書呂才傳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舉善音者溫彦博白

才天悟絕人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云云即召才直宏文館參論樂事○集證容齋四筆十五唐盧諲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時目取一專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瀾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噓須臾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吋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拙言又遠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回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元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口可以同將就廣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

復有呂才傳云云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文子

精義篇

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

俗即知其化與樂記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即樂毅書所云大呂

陳於元英者

集證按晏子春秋諫下篇齊桓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云云泰呂即呂氏春秋所謂大呂也○元

折案呂覽仲夏紀侈樂篇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月也畢氏沉曰此注非也貴道論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注云齊之鍾律也案史記索隱云大呂齊鍾名史記樂毅傳樂毅報燕惠王書曰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藟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

以爲有貪狼之志

何云事見韓詩外傳

客有彈琴見螳螂方向

鳴蟬惟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爲有殺心二事

相類

元折案韓詩外傳七孔子鼓瑟曾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始有貪狼之志邪辟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曾子

之言告子曰參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海狸見於屋梁微行造焉而遊厥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淫其音參以某為貪狼邪辟不亦宜乎藝文類聚琴類華嶠漢書曰初蔡邕在陳雷鄰人有以酒召邕者比往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為鄉邦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業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

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

見太平御覽三

百四十二豈韓有兩聶政與

問按琴操多不足辯○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樂類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聶政其

一見戰國策史記刺客傳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

几用之與鄭衛無異

案此范蜀公樂議論鐘之文 王海一百五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劉几乘驛赴詳定

禮文所議樂六月同判太常王存乞召范鎮與几參考得失從之二十一日命知禮院楊傑同議大樂從劉几請也

今考皇祐

二年王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

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唐制以

十六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今太常鐘垂十六

錢氏

大昕曰宋人避諱改宮縣爲宮架其云鐘垂十六亦改縣爲垂也

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

夾鍾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箏巢笙五器

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

原注劉几用四清聲求可以爲

非

全云原注是正文又云劉几言樂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此爲正論○元所案歐陽公誌王堯臣墓曰公諱堯臣字伯庸應天虞城人也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嘉祐元年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諡曰文安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

案西山自注云此即禮中有樂

和而節

此即樂中有禮

禮勝則離以其太嚴須用

有樂樂勝則流以其太和須用有禮

元圻案此條皆真西山答問禮樂語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爲禮經指樂記爲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

閻按此又以樂記子夏作

全云致堂前以爲子貢作者恐是傳寫之訛

至於禮夫子欲爲

一書而不果成哀杞殷宋之嘆是也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臯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

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

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

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

原注說見前 問按小戴禮記原無明堂位祿祿馬融增

入遂紛紛至今○元圻案明堂位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正義曰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禮記集說嚴陵方氏曰夷樂有東南而無西北亦隆殺之義也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正義曰此一經明魯門及廟制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皋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禮記集說清江劉氏曰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犀周以爵又曰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楹殷以棋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棗殷以栗周以俎有虞氏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稷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能為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之載旂者大司馬天子載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此亦隆殺之微意也又經曰牲用白牡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祔於廟而牲用白牡者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書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茲以周公之勳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于王然無以別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白牡騂剛乃其意

也欽定禮記義疏曰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選別大戴言管建之制小戴刪之此篇取逸周書略加刪改以為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發用天子禮樂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殊不知周公輔王以踐阼未嘗自踐阼也此必周末魯陋儒為之或以為馬融所增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疏言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是劉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收入者

鄉飲酒升歌三終

原注鹿鳴四壯皇皇者華

笙入三終

原注南陔白華華黍

閒歌三

終

原注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合樂三終

原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

閩按周禮樂師謂之燕樂

亦曰房中之樂

大射歌鹿鳴三終

原注鹿鳴四壯皇皇者華

管新宮三終

原注其篇亡

笙詩

無辭則管詩亦無辭

原注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有辭

男忠錫孫

孝澹孝瀚

校字